“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选登

手帕的变迁

□ 李阳波

垂髫稚子初懂事理时我就对手帕一往情深。

1978年在沂南刚上小学时，母亲就用别针在我胸前别着一方手帕，再长大些，母亲就往我口袋里塞上一方手帕，嘱咐我要经常用手帕擦手，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在学校，我和小朋友们经常掏出手帕来互相比较，比谁的手帕颜色更鲜艳，谁的手帕图案更好看。为让爸爸妈妈给我买新手帕，有时我故意把旧手帕丢掉。那时，学校老师也有一块蓝底白花的手帕。当我们玩耍得满头大汗时，她会用手帕替我们擦汗；当我们哭闹时，她就用手帕给我们拭去泪水。老师还教我们做牵手帕的游戏，让我们用手帕折耗子、小鸟等。这以后，手帕就一直和我形影不离。

1985年母亲调到沂南手帕厂工作，借此我熟悉了手帕的制作工艺流程——先在坯白布上印好一格格图案，然后裁成小块，再用缝纫机沿着手帕四面锁一道边，手帕就制好了。每到寒暑假期，我就会到工厂里做家属工，赚自己下学期的书本费。那时的手帕多用轻薄的粗纹棉布制作，洗涤方便，加工时须先浆一遍，令坯布保持硬挺。由于刚裁好的半成品是四四方方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需要把手帕的四个边角剪圆，以利于缝纫工人能快速连贯地操作。我做的假期工就是把手帕的四个角剪圆，按劳取酬。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技术性的活，非常枯燥，人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刚开始，手掌每天都会被剪子磨出许多水泡，到后来长出了硬茧子，也就习惯了。那段时间，恰好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热播，剧中人物成为上海滩大亨之后，西装的上口袋都插有一方折叠好的白手绢，显得非常气派。这一幕于是也引得许多年轻人效仿，有样学样地把手帕叠成三角形，插在西装或学生装的上口袋。

1990年我被抽调参加为期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沂南那个偏僻的乡村，每天都和乡亲们下田劳动，人很累，经常出汗，这时手帕成了大用场，用它擦拭汗水后，精神为之一振，挥锄再战的劲儿又迸发出来。在那个年代，手帕的用处无所不在，除了擤鼻涕，擦汗水，还可用手帕包扎劳动时不小心碰下的伤口，头痛发烧的时候，放一块浸冷的湿手帕在前额上，顿感清凉了不少。炎热的夏天，忘了带草帽，便在手帕四角打结罩在头上，抵挡太阳暴晒。返城时，在汽车启动离开车站的时候，我挥舞着手帕告别乡亲。

1993年谈婚论嫁时，手帕还成了我的“定情物”。当时，我谈了一位对象，是沂南纺织厂厂里一位漂亮的女工，为了向自己心仪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意，一次到上海出差时，我很用心地挑选了一方刺绣的花手帕回来，作为定情物送给她。要知道，当时的手帕基本都是素色的，猛然见到这样一方绣工精致、色彩艳丽的手帕，可真是稀罕啊！更为难得的是，我的这位恋人最爱读《红楼梦》，《红楼梦》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写宝玉遣晴雯为黛玉送去两条半旧不新的手帕，她印象很深，体会也很深。宝玉送手帕的意思是定情手帕是贴身携带之物，表示宝玉与黛玉的亲密；旧手帕表示宝玉对黛玉的情已经很久(旧)了，他愿意与黛玉长长久久，白头偕老。现在我送的手帕，上面刺绣的正是那位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一方小手帕，完全征服了她的芳心。二十多年后重说此事，妻子依然情意绵绵，铭刻心中。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看过的电影中，有不少电影也是以手帕命名并表达手帕情感的，如《手帕》、《白手绢黑飘带》、《幸福的黄手帕》、《黄手帕》等。比如《垂帘听政》是由刘晓庆饰演的少女慈禧，用一方手帕折叠成老鼠的样子，与其他秀女嬉戏的情节，曾引得许多女孩争相效仿，成为了手帕最后的黄金时代。

在手帕的黄金时代，手帕的作用远不止我以上的阐述，它不仅仅是擦拭汗水，擦拭眼泪，擦拭鼻嘴手脸，表达情谊等，在戏曲表演中，手帕还常常是旦角演员必备的道具：演员把手帕向上一抛，再接住，然后踏着碎步下场，活画出少女娇憨活泼的形象；若香口咬住手帕角，是怀春少女思恋情人，坠入缠绵沉思的绝妙神情；若两手捏着手帕扭转，面对情人欲言又止，觍腆羞涩，则给热恋的爱人增添无限柔情。在戏曲舞台上，舞手帕的功夫恐怕首推东北二人转了。你看看，那手帕在二人转演员手中上下翻腾，左右晃悠，什么“外片花”、“里片花”、“八字片花”、“前立片花”、“旁立片花”、“上下片花”、“里翻花”、“外翻花”……直看得观众眼花缭乱，叫好不断。

2014年我想买一方新手帕，跑了沂南几家超市，竟然未果。便嘱咐女儿，让她逛商场时留意一下。女儿笑我太老土，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几个人还用手帕，手帕早就被纸巾取代了，商场也与时俱进，迎合人们的生活习惯，大量进各式纸巾，很少进手帕了。

想想也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外出不再带手帕，需要擦拭时则掏出纸巾，一擦一抛，既方便又潇洒。酒楼饭馆，更是向用餐的顾客提供纸巾，以致满地都是丢弃的废纸巾。很少见到顾客饭后掏出手帕擦嘴的。其实作为日用品而言，它远比纸巾环保，在提倡过低碳生活的今天，更应提倡多用手帕少用纸巾。因而，每当别人优雅地拿出各种香味的纸巾擦拭时，我则很坦然地掏出我的手帕，这时我没有一点落伍的羞涩，反而有环保的自豪，有手帕文化传承的骄傲。

光与影，深处的记忆

让脚步更轻一些
我无法屏住呼吸，在接近你之前
在无数个日夜堆砌的场景里
忘掉我姓氏的来源，一条河就是
一个村庄，一枚沙粒就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深处的记忆光影在晃动，树影在晃动
我无法站成一棵繁茂的大树，先于冬季伸出
嶙峋的枝条
脚下落满枯叶，叶下掩黄土

一些章节被定格所有情节隐去
在我归来的脚步声里，逐一激活显现

石碾，磨道，窗格边的牛笼嘴
干草料的香气开始弥漫，
那群低头咀嚼的老牛啊
我最先经过它的身边

岸上村庄

听，河水从未停滞流淌
在村庄以南，记忆可以用来收藏
笔墨从未风干
满河滩的石头和一群啃草的山羊
落入交汇口，左岸是汶河右岸是沂河
我是他们的孩子。南石梁是我的兄弟
我们在冬日下泛着同样黑黢黢的光亮

柳树林在高处棉槐树在低处
中间从水漫桥身上走过，有河底青石的足迹
石板路常年落下河崖头吹来的风
她始终保留着使我沉静下来
新翻土地的味道

我喜欢汛期河水的奔腾，更喜欢冬日的宁静
幽幽的河岸从不开口 一心向前一路蜿蜒
我的身影却不断被它淹没收藏
原本就属于这座桥这条河这岸上的村庄
是她给予了我名姓和最初的模样

月 影

看得见的手在月亮之下
晃动，黑夜在黑暗中浸染
看不见得的手躲在云端
没有一丝星光愿意跌落尘世

仰望者把颈项探进云层
我被湍急的河流追赶

提灯的人，在放逐流年
喊出的每一句话都会溯流而上
从中年的河川退到童年
童年的红莲兀自打坐
童年的河流也在溯源

一定是有些什么被人们遗忘了
一些雾气在河流上积聚，升腾

比如开在心中的璀璨的焰火
一枚烛火的微弱叹息

月影落在水面，脚印隐在夜色中
我们总是错过一些看不见的光景
而看得见的月光，正在伸出温良的手

通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有一座山峦，它不一定四季常绿
它要有夏天的丰饶葱茏
要有秋天的凄美和分层的色彩
有春天的翠嫩和万物萌发
冬天的苍凉和满眼的白雪

它必须有河水围绕山脚
有溪流或山泉叮咚欢畅
有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做窝，飞翔

有低矮的山枣丛亮出针刺
有大片的荆棵开出淡紫色的花朵
最好还要有粗壮的小燕树站在高处
风一来便落下飞翔的种子

我要把河水命名为汶河
把山岗唤作蒙山
我允许它四季更迭
我愿做它永远的子民
无论漂泊在哪儿，都不会忘记
上山的那条小路曲折
却通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守住流水

没有理由不去反复歌唱
那些开在春天的沂河岸上的花儿

有雏鸟在练习啄食，把河底的水草
撕成一条条绿色的虫子
有人在河边微笑

我沿河岸走回，尝试发出某种声响
模仿呼唤，村庄呼唤孩子的声音
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打算守住流水
所有的练习只为你准备
我要为你歌唱，在春天的早晨

车前草拱出黄色的花帽
它在为秋天以后的升空练习
借风力起飞，到有水的地方降落 扎根

像流水，像石碑

多年以后，我还是会怀念
一块石头。它漠然 冰冷
又棱角分明，我揣度它的硬度
抚摸，岩浆冷却后的余温

我时常怀念，那场远古时期地碰撞
彼此融化又彼此分离
会因此被自己的软弱折磨

你听，鸟鸣一般的流水
它纠缠，翻涌
我无法交出一颗坚硬的心

面对生活，面对我爱的人们
我只能亮出一具冰硬的外壳
把自己想象成沉默的石头

只是被你轻轻一敲
它会发出清脆的声响
像鸟鸣，像流水，像石碑
甚至连呐喊都被淹没
碎落一地的骨头
才是我柔弱的内心

辍学的孩子圆了大学梦

□ 李庆余

有机会参与《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征文评选工作，忝列评委，深感荣幸。评选结束，县领导要评委们每人也写一篇，和获奖文章一起出书。我向来眼高手低，这可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也是一份难得的荣誉和信赖。那就不揣鄙陋，好歹写一篇吧。

说实话，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一个普通教师，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也难以胜任评委这份工作。此时此刻，教学生涯成长进步的历程，恍如昨日，一一涌向笔端。

1979年，临沂教育学院招收在职教师带薪进修，条件是高中、中师或同等学历，年龄35岁以下。年龄这一条不成问题。高中，我连门也没进过，初中还是肄业，怎么办？幸好还有“同等学历”四个字，有些弹性。初中辍学后，在生产队、在部队，一直坚持自学，1972年在沂南师范，又通过了初中物理化学任教资格培训。语文方面，自信已接近高中水平，只是数学没有把握。好在报哪科考哪科，就凭着“同等学历 ”，我报了中文专科。这也是形势逼人，当教师学历不达标，岂不是误人子弟？不深造怎么行？经过考试，竟然被录取了。

拿着工资上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那是个科学的春天，也是教育的春天，国家尊师重教，急需提高师资水平，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入学以后，班主任陈兆福老师对我说，你入学试卷得了59分，但其他条件较好，才录取的。

谢天谢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进了大学，如鱼得水，如旱苗得雨露，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对家里的事乐不思蜀。责任田全撂给妻子。夏收季节，麦子焦了头也不请假帮她抢收。堂兄笑话我，说我三十多了还上个什么学，撇家舍业，不知哪头子炕热了。

进修一年学完了中文专科函授三年的课程，取得了毕业证书。回单位不久，县教育局成立一个写作班子，调我参加。那时还没有进城热，乡村教师也没那个想头。不过能够进县城，工作上受到重用，还是幸运的。也许是因为在县内发表过一些诗歌，并且有学历保证了吧。

新的工作很顺手。两个女儿转到县直学校，几年后一个考了大学，一个考了中专，同一年考上的，双喜临门。农转非，全家进了城。房改，住上了85平米的楼房。职称由中级升到副高。前年和去年，外孙和外孙女先后考进了名牌大学。

退休后手头宽裕，写作旅游娱乐健身，迎来了人生第二个春天。思前想后，为国家贡献不多，待遇却非常优厚。这四十年，不光我一人一家芝麻开花节节高，全国人民也都渐臻小康，正朝着更美好的中国梦奋进。我今年七十有三，眼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如果假以天年，还会为中国梦写一些文字、唱几支颂歌吧。

最不革命的人

□ 刘英

采访张秀清老人，纯属偶然。

那天，我们采访小组完成对一位建国前的老党员——代佩凤的采访，走出她家庭院门口时，恰巧碰到了骑着电动三轮车收购废品的张秀清老人。

代佩凤老人对我们说，这是个有故事的人，况且刚才你们提到的抗战时期的赵芝婷，他了解很多，因为他们曾经共事一村。

对这样的人，我们自然感兴趣。他倒是大方，一直笑嘻嘻地，面对我们的镜头侃侃而谈。今年，他已是83岁的高龄，这个年纪，怎么说呢，对一般城市老人来说，意味着步履蹒跚，反应迟钝，普遍三高。即便对农村老人来说，这个年龄，也不会再走街串巷，离开自己的村子讨生活了。

可张秀清老人，竟然从乡下骑着他的三轮车来到县城，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一路吆喝着：“收旧报纸、书本、纸箱、废铜烂铁、矿泉水瓶子，玻璃酒瓶，一应俱收。”单从这一点，我心中已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这样的老人，恐怕全中国，也不会再有几个吧？

谈起抗战时期，他竟然告诉我们：“我是我们家最不革命的人。我的父亲不满日本鬼子在村里横行霸道，组织一些年轻人成立游击队，任队长。不想被日本鬼子抓到，被活活折磨而死。我的大哥参加八路军，你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的，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我的二哥也参了军，在大别山战斗中受重伤，被评为一级残废。这样的结果，对于我娘来说，那是撕心裂肺的痛啊，作为天的男人没了，一个儿子没了，一个儿子残疾了，这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可没办法，不管你如何痛不欲生，日头该升还是升，该落还是落。”

或许距离那个时代过于久远，或许老人已经把人生看透，说这些时，他没有丝毫忧伤，只是一脸的平静，好像讲述的事情于他无关。我插话说：“那您怎么个不革命呢？说来我们听听。”

“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想革命的，想过报名参军，上前线。可我想参军的念头被我娘知道了。她坚决反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说：‘三啊，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还像个家样吗？你再出去，我还怎么活下去啊，你就给娘留点生活的念想吧。如果不听娘的话，娘也就不打算活了。’面对老母亲的呜呼哀告请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只有断了自己的想法，做个家庭中最不革命的人。”

“可是，你们一家爷四个，有三个参加革命，已经是够革命的了。你的不革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你还要当起家庭的支柱，照顾好母亲、哥哥，说白了，这是另一种革命。”

他笑笑，不置可否。

采访完后，看着他那装满废旧物品的电动三轮车，我不由想象，一个83岁的老人骑在上面，那定是一道美丽风景线吧。在这样的年龄，依然自食其力，而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他这个最不革命的人，也就成了当下最革命的人了。

他的确是当下最革命的人。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马驹庄

□ 高薇

沂南县城东北八公里处有一个小村子，名叫马驹庄。村里没有杂乱的姓氏，只有刘氏一族从双堠的梭庄迁来，从清朝末年到如今，已经住了一百多年。村子里没有养马的习惯，也没人把马当作神灵来供奉，可为什么取马驹庄做村名呢？这还得从刘氏老祖宗说起。

那时刘氏老祖宗刚迁来不久，一天早晨，他拍打着儿子的床头说，快起床，不要再睡了，咱爷俩来的时候，可是在祖宗的灵前发过誓的，刘氏一族不管到了哪里，都要谨记祖宗的训诫，勤劳持家，诚实做事。这样才能在各地扎下根，兴旺发达起来。儿子揉着惺忪的睡眼，不敢多说什么，只好赶紧跟着爹往家外走去。

出了门，拐过一条小路，就看到了一棵小槐树，爷儿俩并排在这里停下了脚步，片刻之后爹向着小槐树，深深地弯下身子，儿子也赶紧学爹的样子，鞠了一个躬。行礼完毕，两个人又为槐树浇了水，培了土，收拾了旁边的垃圾，小槐树在风中摇动着身子，好像在向爷儿俩道谢似的。当爹的向儿子说，这棵小槐树是我们爷儿俩亲手栽下的，咱们从老家梭庄出来时，族里老人就叮嘱过，到了一个地方，要先栽下一棵树，用心地爱护它，只要它能够长得枝繁叶茂，就象征着我们老刘家找对地方安家了，也象征着咱们老刘家人丁兴旺，日子越过越好。可要记住啊，孩子！儿子一个劲地点头，但在心里也禁不住埋怨几句，爹，你天天都要说一遍，我怎么会忘记呢？

扛着镢头，儿子跟在爹的身后，不一会儿便到了河边的田地里。这是爷儿俩刚刚开出的一片地，土质非常肥沃，过几天种上庄稼，秋天肯定会有个好的收成。两个人不再说话，埋头对着土地，一镢头一镢头地刨着，看看爹的后背上汗水一道道往下流，儿子也用汗巾抹一把额头。突然，爹的镢头好像碰到什么东西，发出“当”得一声响。是什么？儿子见爹扔掉了镢头，也赶紧跑了过来。

啊，是一个小马驹子！

爹的眼睛里发出一道精亮的光，他一边端详着，一边用手仔细地擦拭着有大半个巴掌大的小马驹子，还别说，用手一擦之后，小马驹子变得金光闪闪，浑身上下泛着晶亮的光。是金子做的啊！儿子禁不住高兴地喊道。爹只是让儿子摸了摸，就把金马驹拿回到自己手里，接着对儿子说，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肯定是预示着什么的，爹一边说一边抚着金马驹的身子，现出一副深思的样子。最后爹一挥手，像是下了决心一样，把金马驹子放在了鞋里。他三下两下脱掉了身上的衣服，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儿子还没 回过神来，爹已经游到河中央了。爹朝岸上挥挥手说，小子，傻站着干什么，下来呀！

爷儿俩在河里游了个痛快，爹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孩子气，往儿子身上撩了好几次水，把儿子高兴得够戗。两个人看看天空的太阳，已经到了正午时分，才恋恋不舍地从河里爬上岸来。

身上是凉快了，可奇怪的事发生了，两个人的鞋子仍然在那里，但金马驹却不见了。两个人前后左右找了个遍，怎么也没见到金马驹的踪影。突然，儿子发现在离鞋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个小巧的马蹄子印迹，从鞋子旁边往前延伸，直到河边不见了。

金马驹子去了河里？这样的念头闪现在两人的脑海里，他们不约而同地往河面望去。河面上一片平静，哪里有什么金马驹的影子？

爹一把拉过儿子，扑通一声跪下了，朝着河面叩下头去。

两个人穿戴好后，也到了吃饭的时候。默默走了一会儿，爹终于对儿子说，马驹庄，这是上天来赐予我们庄名啊，就叫马驹庄吧。

终有一天爹老去了，儿子对那棵槐树一如既往地浇水、施肥，精心管理着。有一天儿子也老去了，儿子的儿子又接管了这棵树，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小槐树长成了一棵老槐树。逢年过节时，村里人也会到老槐树下烧几炷香，把它当作祖宗一样。谁家娶了新媳妇，就会在树枝上系上根红带子，以祈求早日生下一个可爱的娃娃。如今的这棵老槐树，仍长势旺盛，枝繁叶茂，已经被很好地保护了起来，村里人都称它为“老槐奶奶”。

主办:中共沂南县委 出版:沂南县新闻中心 印刷:临沂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沂南县卧龙山路9号 邮编:276300